

经济学研究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马文秀, 乔敏健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系统构建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0—2015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比较。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受金融服务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状况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小;“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非平衡性特征突出,总体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强政策沟通,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健全金融服务体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制度环境;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6)05-0085-10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6.05.013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强调“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那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如何,是否存在提升空间?各国应如何加强合作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投资便利化测度指标体系,准确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揭示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国别差异,有利于深刻把握各国投资便利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便于有的放矢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投资便利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投资便利化定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中

将投资便利化定义为: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在投资周期的全部阶段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使其效率和管理有效性达到最大化的做法或行动。本文认为,投资便利化的实质就是创造一个透明、协调和可预见性的环境,简化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程序,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态过程。

投资便利化已成为全球经贸领域关注的热点,但是关于投资便利化水平的直接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既有成果多数将投资便利化与贸易便利化结合在一起分析,且研究重点是贸易便利化,较少对投资便利化进行专门研究。基于本文研究内容,下面对已有相关文献从贸易便利化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国内外很多学者和WTO、OECD、APEC、UNCTAD、世界银行、世界海关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围绕贸易便利化评估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世界银行研究人员Wilson、Mann

收稿日期:2016-07-0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优势产业‘走出去’发展路径与推进策略研究”(HB15YJ107)

作者简介:马文秀(1966—),女,河北保定人,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投资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和 Otsuki 构建了包括港口效率指数、海关环境指数、规制环境指数和电子商务指数 4 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测评指标体系,对各指标予以量化,利用引力模型较为全面地测算了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经济效益^[1]。孔庆峰、董虹蔚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 69 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2]。曾铮和周茜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算^[3]。张亚斌、刘俊和李城霖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了其对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4]。刘重力和杨宏、毛艳华和杨思维从基础设施、法律规制、金融信贷等领域评估了贸易便利化合作现状、成效和障碍,进而提出了提升各国贸易便利化合作水平的政策建议^[5-6]。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Peter J. Buckley 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文化相近性、较高的政治风险、东道国市场规模、地理位置以及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关^[7]。李明星和吴国蔚指出一个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的质量^[8]。徐莉和黎柯在分析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指出政府清廉和效率、东道国制度、市场经济自由度、金融自由度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9-10]。王丛丛和林芝认为双边的政治关系、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等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1-12]。

关于投资便利化研究,郭力分析了中俄直接投资便利化的实施路径^[13]。韩东对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条件,定量研

究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双边贸易流量的增长,中亚五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清廉指数、能矿资源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14];沈铭辉基于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分析了 APEC 投资便利化进程,认为近年来 APEC 投资便利化在相关能力建设、评估考核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内投资环境^[15]。

综上所述,与投资便利化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较为丰富,但鲜有学者基于“一带一路”整体视角,实证测评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构建投资便利化测度指标体系,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提出投资便利化水平提升对策,以期对“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算

(一)投资便利化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处理

本文基于投资便利化本质内涵和“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构建了包括基础设施(X)、宏观经济状况(Y)、制度环境(Z)和金融服务(W)等 4 个一级指标和 21 个二级指标的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表 1)。这些指标基本涵盖了投资便利化涉及的全部内容,使其测度结果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数据均来自 2010—2015 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

表 1 投资便利化指标的选取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设施指标(X)	电力电话基础设施(X1)	制度环境指标(Z)	法律权利指数(Z1)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X2)		司法独立性(Z2)
	公路质量(X3)		政府决策的透明度(Z3)
	航空基础设施质量(X4)		政府效率(Z4)
	运输设施质量(X5)		
宏观经济状况指标(Y)	工资和生产效率(Y1)	金融服务指标(W)	风险资本的可用性(W1)
	规则对 FDI 业务的影响(Y2)		可承受的金融服务(W2)
	国内市场规模指数(Y3)		证券市场融资难易程度(W3)
	通货膨胀率(Y4)		可用的金融服务(W4)
	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Y5)		银行的稳健性(W5)
	有效利用人才(Y6)		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W6)

为了消除由于量纲和取值范围不同带来的影响,对各个二级指标数据进行线性变换,即将数据

的原始值除以该指标中的最大值,通过该变换,将所有二级指标标准化为 0~1 之间的数值,使指标

之间具有可比性。

(二)构建投资便利化计量经济模型

1. 主成分特征值的提取。用 SPSS18.0 计量经济软件将经过线性变换后的 2010—2015 年数

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成分,每年均可提取 4 个主成分即:Comp1、Comp2、Comp3、Comp4,其主成分特征值累积占平方差的比重见表 2。

表 2 主成分特征值累积占平方差的比重

年份	Comp1	Comp2	Comp3	Comp4	Cumulative*
2010	57.522	7.518	6.302	5.268	76.610
2011	57.963	6.920	6.344	5.546	76.773
2012	58.052	7.239	6.509	5.368	77.168
2013	57.686	7.967	6.543	4.827	77.023
2014	57.239	8.023	6.678	4.899	76.839
2015	58.865	7.608	6.240	4.939	77.652

*表示主成分特征值累积占总方差的比重。

2010—2015 年选取的 21 个二级指标主成分占信息量均在 76%以上,且可以保证变量之间的独立性,因此采用 4 个主成分来确定相应权重具有合理性。

2. 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模型。对经过线性变换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提取主成分降低数据的维度,由此得到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模型,记做模型 I:

$$\text{Comp} = a_1X_1 + a_2X_2 + a_3X_3 + a_4X_4 + a_5X_5 + b_1Y_1 + b_2Y_2 + b_3Y_3 + b_4Y_4 + b_5Y_5 + b_6Y_6 + c_1Z_1 + c_2Z_2 + c_3Z_3 + c_4Z_4 + d_1W_1 + d_2W_2 + d_3W_3 + d_4W_4 + d_5W_5 + d_6W_6$$

其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由提取的主成分值乘以该系数对应的贡献率,再除以主成分特征值累积占总方差的比重,最后相加得到。2010—2015 年模型 I 中各系数的构成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0—2015 年模型 I 中各系数的构成状况

系数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1	0.576 9	0.598 3	0.497 3	0.471 1	0.549 4	0.557 0
a2	0.601 4	0.612 0	0.582 9	0.573 8	0.616 3	0.614 7
a3	0.582 1	0.602 1	0.554 4	0.548 6	0.607 3	0.608 4
a4	0.623 3	0.638 3	0.611 0	0.613 7	0.659 7	0.674 2
a5	0.643 4	0.683 6	0.620 5	0.613 0	0.682 4	0.686 3
b1	0.535 0	0.547 6	0.544 8	0.488 9	0.436 2	0.571 2
b2	0.577 3	0.534 8	0.576 3	0.561 4	0.484 5	0.517 5
b3	0.307 0	0.377 7	0.278 9	0.305 1	0.391 5	0.380 7
b4	-0.286 6	-0.337 2	-0.369 7	-0.298 6	-0.235 0	-0.197 4
b5	0.592 6	0.561 4	0.578 2	0.577 6	0.528 9	0.593 3
b6	0.593 5	0.592 8	0.583 2	0.508 7	0.444 3	0.466 1
c1	0.350 1	0.340 6	0.318 3	0.214 0	0.170 5	0.114 0
c2	0.658 2	0.644 9	0.631 1	0.608 1	0.616 2	0.622 4
c3	0.651 7	0.630 6	0.668 8	0.638 1	0.593 4	0.630 3
c4	0.660 3	0.624 9	0.676 5	0.657 2	0.610 4	0.622 6
d1	0.653 6	0.636 4	0.659 8	0.681 3	0.658 4	0.673 4
d2	0.663 2	0.681 5	0.688 0	0.721 7	0.709 7	0.718 5
d3	0.517 6	0.568 3	0.605 7	0.655 5	0.652 2	0.670 5
d4	0.662 6	0.683 3	0.680 0	0.702 9	0.704 8	0.712 2
d5	0.384 5	0.393 8	0.466 0	0.555 5	0.531 3	0.560 3
d6	0.604 3	0.594 0	0.629 8	0.648 9	0.606 1	0.612 7

3. 投资便利化测度指标模型。将模型 I 中的各系数除以各对应的所有系数之和(即归一化处理),得到投资便利化测度指标体系模型,记做模型 II:

$$IFI = a1'X1 + a2'X2 + a3'X3 + a4'X4 + a5'X5$$

$$+ b1'Y1 + b2'Y2 + b3'Y3 + b4'Y4 + b5'Y5 + b6'Y6 + c1'Z1 + c2'Z2 + c3'Z3 + c4'Z4 + d1'W1 + d2'W2 + d3'W3 + d4'W4 + d5'W5 + d6'W6$$

模型 II 中各系数的构成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2010—2015 年模型 II 中各系数的构成情况

系数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1'	0.051 7	0.053 4	0.044 9	0.042 6	0.049 9	0.048 8
a2'	0.053 9	0.054 6	0.052 6	0.051 9	0.055 9	0.053 9
a3'	0.052 2	0.053 7	0.050 0	0.049 7	0.055 1	0.053 3
a4'	0.055 9	0.056 9	0.055 1	0.055 6	0.059 9	0.059 1
a5'	0.057 7	0.061 0	0.056 0	0.055 5	0.061 9	0.060 2
b1'	0.048 0	0.048 8	0.049 2	0.044 3	0.039 6	0.050 1
b2'	0.051 8	0.047 7	0.052 0	0.050 8	0.044 0	0.045 4
b3'	0.027 5	0.033 7	0.025 2	0.027 6	0.035 5	0.033 4
b4'	-0.025 7	-0.030 1	-0.033 4	-0.027 0	-0.021 3	-0.017 3
b5'	0.053 1	0.050 1	0.052 2	0.052 3	0.048 0	0.052 0
b6'	0.053 2	0.052 9	0.052 6	0.046 0	0.040 3	0.040 9
c1'	0.031 4	0.030 4	0.028 7	0.019 4	0.015 5	0.010 0
c2'	0.059 0	0.057 5	0.056 9	0.055 1	0.055 9	0.054 6
c3'	0.058 4	0.056 3	0.060 3	0.057 8	0.053 9	0.055 2
c4'	0.059 2	0.055 7	0.061 0	0.059 5	0.055 4	0.054 6
d1'	0.058 6	0.056 8	0.059 5	0.061 7	0.059 8	0.059 0
d2'	0.059 5	0.060 8	0.062 1	0.065 3	0.064 4	0.063 0
d3'	0.046 4	0.050 7	0.054 7	0.059 3	0.059 2	0.058 8
d4'	0.059 4	0.061 0	0.061 4	0.063 6	0.064 0	0.062 4
d5'	0.034 5	0.035 1	0.042 1	0.050 3	0.048 2	0.049 1
d6'	0.054 2	0.053 0	0.056 8	0.058 7	0.055 0	0.053 7

在指标系数归一化处理,将二级指标的权重相加可以得到与之对应的一级指标的权重,即基础实施指标(X)、宏观经济状况指标(Y)、制度

环境指标(Z)和金融服务指标(W)的权重,一级指标权重见表 5。

表 5 2010—2015 年各一级指标的权重

年份	一级指标			
	基础设施(X)	宏观经济状况(Y)	制度环境(Z)	金融服务(W)
2010	0.271 4	0.207 9	0.208 1	0.312 6
2011	0.279 6	0.203 1	0.199 9	0.317 3
2012	0.258 6	0.197 8	0.207 1	0.336 5
2013	0.255 3	0.194 0	0.191 7	0.359 0
2014	0.282 7	0.186 1	0.180 7	0.350 5
2015	0.275 3	0.204 4	0.174 4	0.346 0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算结果

将经过线性变换之后的值代入模型 II,求得

各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及排名如表 6 所示。

表 6 2010—2015 年“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算结果及排名

国家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新加坡	0.965 7/2	0.960 3/1	0.973 4/1	0.959 4/2	0.953 4/2	0.952 4/1
卡塔尔	0.867 5/8	0.851 1/11	0.882 8/5	0.893 3/5	0.890 4/4	0.902 9/3
马来西亚	0.835 4/17	0.858 7/8	0.863 0/13	0.855 4/12	0.874 8/7	0.867 5/8
巴林	0.814 0/21	0.843 9/13	0.856 6/15	0.812 7/20	0.782 4/22	0.779 3/25
沙特阿拉伯	0.809 3/23	0.838 3/14	0.821 9/20	0.793 2/25	0.772 0/27	0.759 3/31
阿曼	0.787 5/28	0.781 3/29	0.801 7/25	0.819 6/19	0.772 0/28	0.722 7/40
以色列	0.780 1/31	0.796 4/26	0.783 1/31	0.752 5/35	0.741 8/36	0.746 2/33
爱沙尼亚	0.763 9/32	0.749 8/33	0.755 6/33	0.756 5/33	0.756 0/33	0.754 7/32
泰国	0.758 9/34	0.736 5/40	0.745 4/36	0.748 9/37	0.731 2/38	0.729 5/37
中国	0.736 1/39	0.738 0/37	0.731 4/39	0.739 3/39	0.742 9/34	0.729 8/36
塞浦路斯	0.784 4/29	0.763 6/31	0.744 0/37	0.700 3/46	0.671 1/55	0.640 4/68
斯里兰卡	0.705 4/48	0.705 8/45	0.714 6/46	0.704 5/44	0.692 3/47	0.700 5/45
捷克共和国	0.711 9/46	0.692 7/49	0.695 7/49	0.685 4/52	0.703 4/43	0.719 8/41
印度尼西亚	0.695 2/49	0.668 8/58	0.680 5/55	0.712 8/42	0.719 6/39	0.700 0/46
印度	0.712 9/45	0.699 0/48	0.713 7/47	0.712 2/43	0.660 9/57	0.673 0/53
土耳其	0.671 7/59	0.671 9/54	0.716 0/45	0.715 6/40	0.694 8/60	0.681 4/52
约旦	0.691 9/50	0.665 8/61	0.691 9/52	0.699 5/47	0.691 5/48	0.683 2/51
立陶宛	0.654 6/69	0.654 9/62	0.674 3/59	0.680 9/54	0.690 0/49	0.690 8/48
拉脱维亚	0.630 7/79	0.649 1/66	0.676 3/58	0.684 6/53	0.700 0/44	0.694 6/47
斯洛伐克	0.680 5/57	0.652 1/63	0.665 9/62	0.649 4/68	0.642 6/65	0.654 4/59
黑山	0.683 3/55	0.676 5/52	0.677 0/57	0.654 0/65	0.626 7/73	0.615 9/82
阿塞拜疆	0.656 8/66	0.635 7/73	0.656 1/65	0.670 2/59	0.645 5/64	0.640 9/67
科威特	0.682 6/56	0.669 4/56	0.648 1/69	0.637 9/78	0.624 0/78	0.636 6/72
波兰	0.646 9/75	0.642 6/71	0.648 4/68	0.643 0/72	0.655 4/59	0.655 8/58
菲律宾	0.590 2/94	0.597 1/93	0.643 2/72	0.666 2/61	0.667 1/56	0.657 6/57
匈牙利	0.647 9/72	0.649 8/65	0.631 2/78	0.609 3/92	0.617 6/82	0.612 2/86
格鲁吉亚	0.610 5/84	0.614 6/86	0.633 4/76	0.638 4/76	0.628 1/72	0.621 5/80
越南	0.664 0/61	0.618 7/83	0.598 0/96	0.609 4/91	0.608 7/85	0.617 7/81
斯洛文尼亚	0.689 1/53	0.638 8/72	0.623 8/80	0.582 9/102	0.569 8/103	0.585 9/100
柬埔寨	0.613 2/83	0.626 3/77	0.661 1/63	0.635 8/82	0.574 3/102	0.573 2/108
哈萨克斯坦	0.579 9/102	0.577 2/101	0.619 5/82	0.638 0/77	0.630 9/71	0.637 1/71
克罗地亚	0.619 3/80	0.614 8/85	0.609 5/89	0.613 0/88	0.607 5/86	0.603 7/91
马其顿	0.574 0/103	0.570 9/105	0.593 7/99	0.627 5/84	0.648 4/60	0.643 2/66
埃及	0.659 3/65	0.620 3/80	0.604 9/90	0.577 0/107	0.558 7/109	0.579 3/104
亚美尼亚	0.566 9/107	0.591 9/97	0.639 4/74	0.635 8/81	0.587 4/95	0.577 3/105
巴基斯坦	0.600 1/93	0.592 6/96	0.604 8/91	0.605 6/93	0.592 9/93	0.579 3/103
保加利亚	0.584 8/97	0.579 3/99	0.599 6/94	0.600 0/96	0.602 7/90	0.596 8/94
俄罗斯联邦	0.572 0/105	0.566 9/107	0.564 8/114	0.598 7/97	0.622 7/79	0.623 0/78
阿尔巴尼亚	0.613 2/82	0.622 1/78	0.593 9/98	0.564 7/113	0.566 4/106	0.576 6/106
孟加拉国	0.584 6/98	0.743 4/36	0.561 4/115	0.555 8/120	0.547 0/116	0.542 4/120
希腊	0.631 0/77	0.598 2/92	0.566 9/112	0.557 1/117	0.575 0/101	0.574 5/107
黎巴嫩	0.607 4/89	0.599 6/91	0.599 0/95	0.571 1/111	0.542 0/120	0.566 3/111
罗马尼亚	0.583 5/99	0.558 0/112	0.553 1/119	0.563 8/114	0.600 1/92	0.604 1/90
乌克兰	0.531 5/121	0.533 9/116	0.565 2/113	0.544 9/121	0.550 7/114	0.546 6/118
摩尔多瓦	0.538 0/117	0.524 4/125	0.545 0/121	0.535 1/124	0.533 1/124	0.525 3/127

续表 6

国家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塞尔维亚	0.541 4/115	0.530 0/120	0.529 3/129	0.517 1/129	0.51 91/127	0.521 4/128
尼泊尔	0.518 5/127	0.513 0/128	0.533 1/127	0.529 7/126	0.525 0/126	0.531 0/123
伊朗	0.532 5/120	0.531 6/118	0.533 2/126	0.513 3/133	0.508 8/130	0.530 4/125
蒙古	0.497 1/133	0.502 9/130	0.532 3/128	0.514 0/132	0.508 1/131	0.511 3/132
吉尔吉斯斯坦	0.487 6/135	0.484 0/134	0.471 4/136	0.492 1/134	0.511 3/129	0.512 8/131

注：“/”前为投资便利化水平，后为投资便利化水平排名。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结果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 3 一级指标所占的权重来看，金融服务对投资便利化影响最大，其次是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状况，制度环境影响最小。

具体到二级指标对投资便利化的影响，模型 II 中各个二级指标系数表示各二级指标对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影响程度。从表 4 可知，在选定的 21 个二级指标中，通货膨胀率对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其中通货膨胀率每提高 1% 会导致投资便利化水平平均降低 0.025 8%。

除通货膨胀率之外的其他二级指标对投资便利化水平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比较显著的有：可承受的金融服务、可用的金融服务、运输设施质量，其每提高 1% 将会使投资便利化水平平均提高 0.062 5%、0.062 0% 和 0.058 7%。

此外，航空基础设施质量、风险资本的可用性、证券市场融资难易程度、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政府效率、司法独立性、港口基础设施质量、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公路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等每提高 1%，均会使投资便利化水平平均提高 0.05% 以上；规则对 FDI 业务的影响、电力电话基础设施、有效利用人才、工资和生产效率、银行的稳健性等每提高 1%，会使投资便利化水平平均提高 0.04% 以上；国内市场规模指数、法律权利指数每提高 1% 会使投资便利化水平分别平均提高 0.030 5% 和 0.022 6%。

(二)“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比较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普遍较低。根据前文测算的结果，将投资便利化水平得分每 0.1 分为一组距进行划分，可得选定的世界 140 个国家(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 50 个国家在不同划分标准之下的国家数量，具体见表 7。

表 7 投资便利化水平不同划分标准下的国家(地区)数量

划分标准	世界范围国家(地区)	“一带一路”国家
0.9~1.0	2	1
0.8~0.9	20	3
0.7~0.8	24	9
0.6~0.7	43	20
0.5~0.6	43	16
0.5 以下	8	1
共计	140	50

从 2010—2015 年，在世界 140 个国家(地区)中，投资便利化水平均值在 0.5~0.7 的国家有 86 个，占比为 61.43%；其中，“一带一路”沿线 50 个国家中，投资便利化水平在 0.5~0.7 的国家有 36 个，占比为 72%。而由此可知，“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

2.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平均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2010—2015 年“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平均水平为 0.654 6，接近世界 0.653 3 的平均水平，略高于北非洲和中东地区 0.631 6 的平均水平、略高于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 0.602 2 的平均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的 0.783 7、OECD 国家的 0.774 9 以及非 OECD 高收入国家的 0.742 5 投资便利化水平有较大差距，详见表 8。

表 8 世界主要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

国家(地区)	年份						均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一带一路”国家	0.659 3	0.656 1	0.660 6	0.655 5	0.648 8	0.647 6	0.654 6
世界平均水平	0.662 1	0.651 3	0.659 5	0.653 8	0.645 8	0.647 1	0.653 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546 7	0.602 1	0.591 5	0.597 1	0.558 4	0.602 0	0.583 0
亚洲新兴经济体	0.535 1	0.529 1	0.539 8	0.637 5	0.584 7	0.630 9	0.576 2
北非洲和中东地区	0.634 9	0.618 8	0.615 2	0.642 8	0.625 5	0.652 4	0.631 6
非洲亚撒哈拉	0.496 6	0.490 3	0.572 5	0.579 4	0.533 8	0.568 8	0.540 2
英联邦独立国家	0.565 1	0.565 4	0.586 5	0.528 1	0.587 2	0.587 3	0.569 9
欧洲新兴经济体	0.608 7	0.604 7	0.612 6	0.612 0	0.569 1	0.606 1	0.602 2
发达经济体	0.792 4	0.784 9	0.789 5	0.778 5	0.775 3	0.781 3	0.783 7
低收入国家	0.443 8	0.458 5	0.533 9	0.515 3	0.481 2	0.527 8	0.493 4
中低收入国家	0.531 4	0.537 5	0.540 3	0.576 6	0.566 4	0.587 3	0.556 6
中上收入国家	0.566 1	0.572 6	0.582 4	0.610 4	0.568 7	0.622 5	0.587 1
OECD 国家	0.784 3	0.777 6	0.780 1	0.767 5	0.766 6	0.773 5	0.774 9
非 OECD 的高收入国家	0.752 1	0.745 8	0.754 7	0.754 4	0.706 7	0.741 5	0.742 5
东盟	0.540 5	0.533 6	0.545 6	0.670 2	0.581 2	0.648 4	0.586 6

注:地区的划分来自于《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来源: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计算整理;“一带一路”均值为“一带一路”沿线 50 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的算术平均值。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均在 0.8~0.9 的范围内,如表 9 所示。其中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 2010—2015 年投资便利化水平均值分别为 0.866 3、0.852 3、

0.851 4、0.838 6、0.819 6、0.819 4、0.811 6。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与这些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表 9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

国家	年份						均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加拿大	0.8713	0.8681	0.8786	0.8583	0.8591	0.8627	0.8663
美国	0.8307	0.8315	0.8449	0.8614	0.8683	0.8768	0.8523
英国	0.8280	0.8512	0.8762	0.8514	0.8457	0.8559	0.8514
德国	0.8460	0.8310	0.8405	0.8365	0.8345	0.8434	0.8386
日本	0.7918	0.8004	0.8105	0.8272	0.8435	0.8440	0.8196
澳大利亚	0.8495	0.8267	0.8254	0.8113	0.7978	0.8058	0.8194
法国	0.8411	0.8327	0.8071	0.7897	0.7957	0.8033	0.8116

数据来源: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数据计算整理。

3.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新加坡、卡塔尔、马来西亚以较高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跻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 3 名,在世界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中其投资便利化均值水平排名分别为第 2 名、第 5 名和第 10 名,其投资便利化 2010—2015 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0.960 8、0.881 3 和 0.859 1;而伊朗、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便利化水平最低,分别为 0.525 0、0.510 9 和 0.493 2,在

世界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也均在 120 名以后。新加坡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是吉尔吉斯斯坦的 1.95 倍,蒙古的 1.88 倍,伊朗的 1.83 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4.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有升有降,但下降的国家居多。从动态变化来看,2010—2015 年“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的国家有 20 个,其余 30 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投资便利

化水平提升幅度居前5位的国家分别是:马其顿、菲律宾、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得分分别提高0.0693、0.0674、0.0639、0.0573和0.0511;投资便利化水平得分提升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其2010年投资便利化水平为0.6952,2015年为0.7000,仅提高了0.0048。

伊朗和塞浦路斯等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均呈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小的国家是伊朗,其2010年投资便

利化水平为0.5325,2015年降至0.5304;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是塞浦路斯,其2010年的投资便利化得分为0.7844,2015年降至0.6404。

5.“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根据地理位置,将“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按区域划分为东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南欧、东欧、中欧和北非9个区域。本文将2010—2015年各个区域内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对应区域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区域划分结果及投资便利化水平如表10所示。

表10 “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划分及各个区域投资便利化水平

地区/IFI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IFI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东亚/0.6206	蒙古	南亚/0.6052	印度
	中国		尼泊尔
西亚/0.6761	阿塞拜疆	南欧/0.5914	孟加拉国
	伊朗		斯里兰卡
	格鲁吉亚		巴基斯坦
	亚美尼亚		塞尔维亚
	土耳其		黑山
	塞浦路斯		克罗地亚
	黎巴嫩		斯洛文尼亚
	以色列		马其顿
	科威特		罗马尼亚
	阿曼		保加利亚
	卡塔尔		阿尔巴尼亚
	沙特阿拉伯		希腊
	巴林		爱沙尼亚
约旦	拉脱维亚		
东南亚/0.7283	越南	东欧/0.6392	立陶宛
	柬埔寨		乌克兰
	泰国		摩尔瓦多
	马来西亚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波兰
中亚/0.5750	哈萨克斯坦	中欧/0.6605	捷克
	吉尔吉斯斯坦		斯洛伐克共和国
			匈牙利
			北非/0.5793

就“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而言,投资便利化水平按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

东南亚、西亚、中欧、东欧、东亚、南亚、南欧、北非和中亚。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分别为0.7283、

0.676 1、0.660 5、0.639 2、0.620 6、0.605 2、0.591 4、0.579 3和0.575 0。

与“一带一路”沿线单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相比,区域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明显偏低,各区域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没有得分在0.8以上的地区。由此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之间投资便利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非平衡性显著。

四、提升“一路一带”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路径

通过上文的实证检验及结果可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普遍偏低,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状况、制度环境状况都对投资便利化水平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各个二级指标的变动会引起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变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提升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强政策沟通,为投资便利化提供政策支持

加强政策沟通是推进“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的重要保障。建立各国政府间的便利化政策长效沟通机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投资便利化的深入理解,就各国便利化的发展战略进行广泛交流与对接,共同制定促进便利化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推进投资便利化面临的问题,为投资便利化提供政策支持。

(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深化投资便利化合作的基础工程和硬件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强化包括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管道、通信网络等立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构建包括海运水运网络、公路网络、铁路网络以及航空网络在内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运输设施质量和运输效率,为互联互通建设提供必要的设施基础。此外,电力、电话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备也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大多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所以应注重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性金融机构作用,通过融资创新动员更多国家更大程度地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稳定宏观经济状况

在本文选取的测度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中,通货膨胀率与投资便利化水平呈负向关系,通货膨胀率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衡量指标反映出宏观经济稳定对投资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国家需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适度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保证国内物价和工资水平的稳定。此外,需要完善外商投资的规则体系,提高国内人才的水平和能力,为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健全金融服务体制,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在本文选取的各项指标中,金融服务对投资便利化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各项指标对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一带一路”国家应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风险资本的运用风险,完善银行制度,提供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简化贷款审批的复杂程序,降低投资的交易成本。

(五)加强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制定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增强政策法规和行政程序的公开化与透明化,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简化审批程度;政府制定的规则与措施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透明性。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协同联动,推进在执法互助、监管互认、互相监督等方面的合作,消除投资壁垒,从制度改革和机制建设层面真正推动投资便利化的深入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WILSON J S, MANN C L, OTSUKI T.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3, 17(3): 367-389.
- [2] 孔庆峰,董虹蔚.“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12): 158-168.
- [3] 曾铮,周茜. 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及对我国出口的影响[J]. 国际经贸探索, 2008(10): 4-9.
- [4] 张亚斌,刘俊,李城霖. 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便利化测度及中国贸易潜力[J]. 财经科学, 2016(5): 112-122.

- [5] 刘重力,杨宏. APEC 贸易投资便利化最新进展及中国的策略选择[J]. 亚太经济,2014(2):26-32.
- [6] 毛艳华,杨思维.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合作与能力建设[J]. 国际经贸探索,2015(4):101-112.
- [7] PETER J BUCKLY, L JEREMY CLEGG, ADAM R CROSS,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8] 李星明,吴国蔚. 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灵敏度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3):15-23.
- [9] 徐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及控制策略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12:46-60.
- [10] 黎柯. 对外投资动因、政治风险、制度距离与区位选择[D].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4:48-59.
- [11] 王丛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D]. 秦皇岛:燕山大学,2015:23-25.
- [12] 林芝. 中石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2010:15-30.
- [13] 郭力. 中俄直接投资便利化的实施路径分析[J].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0(12):5-11.
- [14] 韩东. 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投资便利化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5:31-80.
- [15] 沈铭辉. APEC 投资便利化进程国际经济合作——基于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J]. 国际经济合作,2009(4):41-45.

【责任编辑 郭玲】

The Measure and Evaluation on Level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MA Wen-xiu, QIAO Min-j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the measuring system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f 140 countries (regions) including 50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from 2010 to 2015 by using the method of factor analysi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related data of GC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inancial service has a greates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followed by infrastructure and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nd system environment has the minimal effect on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is too low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which has a large ga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s and regions and outstanding non-equilibrium of them in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nd overall there is a greater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should reinforce policy communication, promote infrastructure interconnection,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with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perfect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and create a good system environment.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system environment; financial service